



智利的制憲歷程與前景初探

●宮國威／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壹、拉美地區的制憲經驗

拉丁美洲是全球制憲頻率最高的地區，從1805年海地頒布拉美第一部脫離歐洲殖民統治的憲法開始，至今已有超過一百九十部，其中制憲經驗最豐富的是委內瑞拉，共頒布了二十九部憲法，最少的是阿根廷，只有三部。¹拉美國家制憲的動機不一而足，包括國家獨立在內的政治體制改變，是促成制憲最主要的原因。

基本上，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之前，拉美地區的政治發展延續著西班牙三百餘年殖民的歷史遺產，導致內有佔據國內多數財富的少數精英控制政治，外有對現實政治不滿的軍頭伺機發動革命或政變奪取政權，再加上域外勢力不斷介入，導致政治變動頻繁，間歇性的民主都只是曇花一現。在經濟上，跨國資本與本國資本家結合，控制了農、礦等核心生產體系，僵硬的經濟體制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拉美的傳統政經體制，不僅固化了二元性的社會結構，也導致貪腐盛行，因此以激烈手段尋求政治變革成為常態，制憲或修憲不過是為新統治階級政權的合法化服務，通常缺乏真實民意做為後盾。

1980年代初期，拉美進入民主化時期，此後除了少數的政變事例外，沒有再發生過武裝革命。隨著政治體制由威權轉向民主，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許多國家都以制憲或修憲來宣示政治的變遷，同時做為開展新局的象徵。在1980年至上世紀末之間，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蘇利南、巴西、哥倫比亞、巴拉圭、祕魯、阿根廷、厄瓜多等國都先後頒布了旨在應對民主化進程的新憲法。另外，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新獨立國家蓋亞那和貝里斯，也分別於1980年和1981年頒布新憲法；至於尼加拉瓜的1987年憲法，則是因左派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在1979年推翻蘇慕薩家族（Familia Somoza）政權而制定。必須指出的是巴拿馬1972年憲法和智利1980年憲法，是目前拉美僅存的兩部在軍人獨裁時期所頒布的憲法。



1980至1999年間拉美國家制憲列表

國家	憲法生效時間
蓋亞那	1980
貝里斯	1981
宏都拉斯	1982
薩爾瓦多	1983
瓜地馬拉	1985
蘇利南	1987
尼加拉瓜	1987
巴西	1988
哥倫比亞	1991
巴拉圭	1992
秘魯	1993
阿根廷	1994
厄瓜多	1998
委內瑞拉	1999

資料來源：蔡東杰，〈民主化運動與憲政改革：巴西與墨西哥的比較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3期，2003年7月，頁117。

1999年委內瑞拉憲法是上世紀拉美頒布的最後一部新憲法，惟其性質已經與前述的民主化憲法大異其趣，標誌著現代拉美左右意識形態之爭的開端。具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同時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標舉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大旗的查維斯（Hugo Chávez）在1999年2月就任總統之後，挾1998年總統選舉的56.2%高得票率，先是在同年4月舉行國民制憲意向公投，在以88%的贊成比例通過後，再於7月舉行制憲會議選舉，同樣獲得大勝，執政黨取得95%的席位。不到五個月之後，委國新憲法於12月中旬在公民投票中獲得通過。此後，委國展開「玻利瓦革命」（Revolución Bolivariana），核心內容包括更改國名為「委內瑞拉玻利瓦共和國」（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擴大總統權力、提高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土地改革、石油國有化，以及利用石油收益大幅增加社會福利支出。

進入本世紀以來，拉丁美洲已有二個國家實施了新憲法，分別為2007年的玻利維亞



和2008年的厄瓜多。由於玻利維亞、厄瓜多二國推動制憲的莫拉雷斯（Evo Morales）總統和柯瑞亞（Rafael Correa）總統與查維斯一般，都主張實施社會主義改革，故兩國的新憲法也與委國1999憲法有著相似的特徵，例如土地改革、保護弱勢族群—特別是原住民—、能源國有化、強化社會福利等。一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在2007年的新憲法中也將國民更改為「玻利維亞多民族國」（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拉美近期展開制憲的國家是2017年的委內瑞拉，惟本次制憲與1999年完全不同，沒有任何理想主義色彩，只有政治權力的爭奪。委國查維斯總統的繼任者馬杜羅（Nicolás Maduro）雖然在2013年以50.61%的些微多數當選總統，但是反對派在2015年底的國會選舉中取得絕對多數席位，政府施政於是受到強烈阻撓。同時，國際油價大跌—2015年委國石油及相關產業佔全國出口收入九成以上，約佔國家財政收入的半數—，也導致石油收益無法支撐既有的社會福利措施，GDP從2014年開始連續負成長，惡性通膨一發不可收拾，國民實質收入也大幅滑落，民怨遂開始快速累積。

2017年，委國的社會暴亂和府院之爭都愈演愈烈，馬杜羅總統於是在5月1日宣布召開制憲議會以制定新憲法，目的只有一個：架空國會的立法權。嗣後，在反對派抵制選舉的情況下，7月30日選出一個完全由執政黨組成的制憲議會。去年12月6日，同樣在反對派缺席的情況下，委國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運作了三年五個月的制憲大會則是在12月31日正式熄燈，期間完全沒有對憲法做出修改，遑論制憲。

從1999年之後拉美地區已經進行的三次制憲中可以看出，意識形態在其中佔有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反映出民主化過程中的拉丁美洲在本世紀前二十年間處於左右分化的狀態。此外，委內瑞拉近期一無所成的制憲鬧劇，顯示政治人物利用憲法做為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仍是拉美憲政發展的隱憂。另一個近期修憲的例子是尼加拉瓜國會在去年11月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包含「反對政府」在內的「仇恨罪」刑期，由三十年有期徒刑提高為無期徒刑，藉以恫嚇反對派和政治異議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左派當權者都曾經透過制憲或修憲將總統任期無限延長。首先是委內瑞拉在2009年2月舉行修憲公投，廢除了總統任期限制；2014年1月尼加拉瓜國會通過修憲案，令2007年1月二度當選尼加拉瓜總統的奧蒂嘉（Daniel Ortega）得以無限期連任；2015年，厄瓜多國會通過修憲案，允許總統無限期連任，但因法案要到2021年才開始生效，因此2018年2月在繼柯瑞亞出任厄瓜多總統的莫雷諾（Lenín Moreno）所舉行的公投中遭到廢止；2016年，玻利維亞掌權已經十一年的莫拉雷斯總統也企圖修憲公投取消總統任期限制，雖未通過，但2017年獲得憲法法院許可再度參選。

貳、智利啟動制憲的緣由

智利的制憲是一個經過長期不斷示威抗爭→流血暴動→修改舊法的循環，但仍然無法建立社會正義的終極選擇方案，展現出高比例的國民共同意志，期盼藉由一部全新的

憲法，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行大翻修，建立一套更為開放公平的體制。

智利現行的1980年憲法是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任內所頒布。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社會主義政權的皮諾契特，在1973至1990年掌權期間的經濟政策骨幹為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化和私有化，同時鼓勵外國投資，消除國內保護壁壘。簡言之，除了銅礦之外，皮諾契特幾乎將所有的國營事業私有化，包括自然資源、基礎設施（自來水、電力、瓦斯、通訊、公共運輸等）及社會服務（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教育等）等維持國民生存所必需的資源，都迅速被當時的政治權貴及其背後的國際資本收購。

此一時期的私有化浪潮直接催生了一批掌控巨額財富的寡頭家族，彼等至今仍然掌握國家經濟命脈並組成龐大的政治關係網，成為國內階級固化與上下層脫節的主因。²即使政府仍擁有少部分平行的公共服務，但提供的補貼甚少，服務品質普遍不佳，這意味著普羅大眾必須要花費收入的一大部分來換取優質的服務。

1990年代進入民主化進程的智利，在經濟層面非但沒有進行改革，反而沿著既有的軌道前進，整個國家猶如一家超大型私企，所有服務都依市場法則訂定價格，政府不提供補貼，因此使智利成為拉美地區人均所得最高，但也是貧富差距最為懸殊的國家，同時也是有「富人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七個會員國中，社會不公平現象最嚴重的國家。

依聯合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EPAL）的統計，2017年智利名目人均收入達15,274.3美元，遠高於拉美整體平均值8,858.7美元；³然而，財富的分配卻極度失衡，1%最富裕階級擁有全國26.5%的財富，前5%及10%的高收入階級擁有的財富比重則分別上升到52.8%和66.5%，至於收入倒數50%的族群，僅能分享2.1%的財富。⁴

智利在財富分配不均和高度私有化的經社結構下，首先引發抗爭的議題是教育。從2011年起，智利民眾多次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政府長期鼓勵設立私校，造成公立學校教育質量低劣和高昂的私校學費，要求政府進行改革教育體制。2015年，時任總統的巴黎萊特（Michelle Bachelet）發動了一波教育改革，主要措施包括逐步由國家財政支出替代學生教育支出；提高教師薪資的同時提高教師的入職和教學要求，採用新的人學選擇機制代替原有的人學選拔制度以消除教育不平等，擴大高等教育免費的覆蓋範圍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權益等。儘管如此，巴黎萊特的改革力度與國民的期望仍存有不小的差距。⁵

2019年10月初，智利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微幅調整地鐵票價，引燃了國民因民生物價持續高漲，教育、醫療、公共服務費也不斷上漲而蓄積已久的怒火，釀成延續超過兩個月的反政府抗爭。10月6日，聖地牙哥地鐵宣布尖峰時段一早一晚高峰各兩個小時一票價由八百披索上調為八百三十比索（約新台幣35.2元，上漲約新台幣1.3元），總計自



2007年以來，十二年間票價從四百二十比索（約新台幣18元）幾乎翻倍，成為拉丁美洲地區最高的地鐵票價；與此同時，智利最低工資卻只有約四百二十二美元，失業率達到7%。

10月18日，學生帶頭佔領了二十個地鐵站並縱火焚燒，掀開了抗爭的序幕。事實上，首都地鐵票價調漲與學生無關，學生無論在什麼時候搭乘地鐵都只須支付二百三十比索。不過，在智利近代史中，學生始終站在反政府活動的最前線。

首都的暴亂很快地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迫使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在次日宣布國家進入十五天的緊急狀態。有鑑於動亂逐漸升級，呈現燎原之勢，皮涅拉遂在10月22日公開對民眾道歉，並提出調高基本養老金20%，最低薪資提高至每月約四百八十美元，取消已宣布調高9.2%的電費並限制未來漲幅，對月收入超過一萬一千美元以上者訂定稅率40%的補充稅（Impuesto Global Complementario），降低醫療保險費用，削減國會議員和高階公務員的薪資，縮減國會議員人數並設立任期限制等多項承諾。⁶不過，智利政府遲來的善意並未為國民所接受，社會騷亂仍無落幕的跡象。10月25日超過一百萬人走上街頭，要求總統下台，此舉迫使皮涅拉在10月28日宣佈撤換八名內閣成員做為回應。

智利政府起初判斷錯誤，過度依賴軍警鎮壓，是激化民怨的主要原因。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12月13日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智利軍隊與警方的鎮壓示威過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總計10月18日到12月6日之間共拘捕了逾二萬八千人，截至報告發表之時，仍有約一千六百一十五人處於審前拘留狀態；五十天的騷亂至少造成二十三人死亡，實際受傷人數高於智利司法部公布的四千九百零三人。⁷其次，智利政府與現實嚴重脫節，輕忽了民眾的改革呼聲，僅將之視為暴民，殊不知社會早已瀰漫著濃烈的相對剝奪感，國民對於包括反對黨在內的所有政治人物都失去了信任，微幅的政策調整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訴求，必須進行制度的整體改革。再者，智利的街頭暴力抗爭是國民自發的行為，沒有明確的組織和領導人，致使政府難以進行有效的對話，也是造成騷亂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10月30日，皮涅拉總統被迫宣佈取消原訂11月中旬在智利舉行的「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峰會，以及將於12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二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 25）。

在社會持續動盪之下，皮涅拉在11月10日表示準備通過修憲來平息民怨，三天後首度提出制定新憲法的倡議。⁸15日，執政黨與反對黨在國會就制憲議題達成協議，決定在2020年4月舉行制憲意向公投，並於12月19日通過相關憲法修正案，23日總統皮涅拉簽署施行。

是項修正案規定在2020年4月26日舉行全民公投，民眾將就是否同意制定新憲法及以

何種形式制定新憲法進行投票。如果同意制定新憲法，則民眾須在由現任國會議員、政黨代表及民選代表所共同組成的「混合制憲會議」和全部由民選代表組成「制憲會議」中二者擇一。

參、制憲意向公投與制憲代表選舉

受到新冠肺炎蔓延的影響，制憲意向公投並沒有在預定的日期舉行，而是延後到去（2020）年10月25日。智利官方發布的投票結果顯示，公投的投票率為50.9%，是智利歷史上投票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中贊成制憲的比例為78.27%，選擇以制憲會議負責制定憲法的得票率更高達78.99%。⁹壓倒性的得票比例折射出智利國民希望擺脫既有經社制度的強烈願望，對於制定一部新憲法有廣泛的共識，以及對政治人物的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投票結果也反映了人民仍然信賴民主，反對的不是體制，而是少數特權階級對政治和經濟資源的操縱。

關於制憲會議代表選舉的主要規定與特點有以下數項：¹⁰

- （一）選區劃分與眾議員選舉相同，全國分為二十八個選區，每個選區有三至八個議席，共選出一百三十八名制憲代表，另外十七席保留給憲法認可的九個原住民族群。
- （二）席次分配採取與眾議員選舉相同的比例代表制，但也允許國民在獲得所屬選區內一定比例的選民連署後，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
- （三）具有某些特定公職身分者或軍警人員欲成為候選人，必須在登記參選前放棄公職。
- （四）強調男女平權，制憲大會中的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總人數的45%。
- （五）制憲「從白紙開始」，以確保完全重新制定一部憲法，而非修憲。
- （六）新憲法每一條文都須經制憲代表法定人數三分之二通過。
- （七）制憲期限九個月，至多可以延長三個月，預計2022年中期將就新憲法進行強制性公民複決，如未獲通過，現行憲法將繼續施行。

原定於今（2021）年4月11日舉行的制憲會議代表選舉，最後再次因為新冠疫情而延後至5月15及16日，同日也舉行了地方民代選舉。

本次制憲議會代表選舉結果出人意料，獨立候選人及左派政黨獲得大勝。因考量到智利政府為應對疫情的惡化，從4月5日開始採取更嚴格的宵禁和封城措施，競選活動因而受到限制，或將有利於組織體系和財力都佔有優勢的傳統政黨，故選前一般預測即使執政的右派聯盟「智利前進」（Chile Vamos）無法取得過半席次，但席數應會高於左派政黨和獨立候選人。如果保守派能得到三分之一的席位，就足以阻擋所有對其不利的提



案，很大程度上降低改革的幅度。事實上，在比例代表制之下，也很難由一個政治群體取得三分之二席位，從而完全主導制憲。

然而，投票結果再一次證明了多數國民對於傳統政黨已經失去信心，不認為在既有制度下長期享受經濟利益的政治菁英，可以負擔起制憲的重責大任。這也呼應了智利公共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在投票前所進行的民調結果，受訪者對於政府、國會和政黨的信心度分別僅有區區9%、8%和2%。¹¹

受到疫情的影響，本次制憲代表選舉的投票率不高，只有43.4%，低於2017年的國會和總統選舉投票率。在總數一千三百七十三位候選人中，身為國會第一大黨的右派執政聯盟「智利前進」只取得三十七席—得票率20.56%—，遠不及三分之一的五十二席。¹²回顧2017年國會選舉中，該聯盟在下議院一百五十五席中贏得七十二席，得票率38.7%，本次選舉可謂慘敗。¹³

與執政聯盟類似的，是由中間偏左和左翼國會反對派所重組的兩個政黨聯盟，總共獲得了33.19%的選票和五十三個席次，成果差強人意，勉強及格。¹⁴然而，考量到國會各政黨合計只獲得了58%的代表席次，制憲大會的選舉結果可以引申為選民對傳統政黨進行了嚴厲的懲罰。無怪乎皮涅拉總統在投票結果公佈後說道：「國民向政府和傳統政治勢力傳遞了明確而強烈的訊號：我們沒有確實地與國民的需求和期望接軌，因此受到新民意和新領導人的質疑。」¹⁵

獨立候選人無疑是本次選舉的最大贏家，得票率超過四成，總共取得六十五席。¹⁶如果將總代表席次扣除原住民的十七席，獨立候選人和反對派共獲得一百三十八席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席次，將在一定程度上主導制憲的方向。

肆、新憲法的預期走向一代結論

將於6月底之前開議的制憲大會，首要特徵是組成份子的多元化，其中又以中間偏左和左派人士佔多數。其次是男女代表比例相當：女性代表七十七人，男性七十八人；事實上，如果扣除原住民的票數，女性候選人的得票達52.2%，較男性候選人多出約二百九十萬票。¹⁷

在這種組成結構之下，右派完全失去了制憲的議題主導能力，未來草擬出的新憲法將偏向左翼的主張，可望對社會資源進行重分配，女權也會獲得凸顯，並且重新界定政府在經濟與社會事務中的角色。《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新憲法「將會大幅增加社會支出，並且加強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同時削弱智利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不過，也有財經專家擔心如果新憲法帶有強烈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和築起嚴密的社會保障體系，則將令債務增加，外人投資也會因而卻步。¹⁸此外，雖然可以籠統地說左派在制憲大會中佔據主流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法的制定過程會一帆風順，反而可能因為獨立候

選人的比例過高，「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結果，是為「共識」的達成造成了巨大障礙。

在未來一年的制憲過程中，可以預期「改革」的重心在於以下幾項：

- (一) 弱化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加強政府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介入程度。
- (二) 改善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失衡現象，將目前的超級總統制導向一個國會可以進行有效制衡和監督的制度。
- (三) 限縮公共服務私有化的範圍，例如水資源、電力、瓦斯、公共運輸、通訊等。
- (四) 強化對國民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特別是針對社會弱勢族群的保護，包含養老金制度、醫療體系、健康保險、教育、勞工權益等。
- (五) 廣泛的男女平權，保障女性在社會各個層面獲得公平的待遇，甚或明文設定女性在某些領域的參與比例。
- (六) 環境與生態保護議題，包含天然資源的國有化。

另外，由於智利國民中有7.5%為外來移民，13%為原住民，因此未來新憲法是否會和厄瓜多與玻利維亞一般，接受智利為多元民族國家（*plurinacional*），承認各族群的自治權和傳統權利，也會是議題之一。

綜合前述，一個被譽為拉美經濟發展最成功，民主化最穩固的國家，卻受到國民最強烈的質疑，從而嘗試透過民主手段謀求解決，這是拉美地區前所未有的政治試驗，反映出以下的特點及意義：首先，為自1833年以來，智利首次由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負責制憲；其次，新憲法如果獲得通過，將可抹去獨裁時期的「歷史傷痕」；其三，新憲法將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並對權力和公共資源進行重分配；最後，智利創造了拉美地區前所未有的「由下而上」制憲模式，全民意志取代由當權者主導制憲的慣例。

智利的改革幅度與速度尚難預測，但制憲進程依民主原則有序推進，無疑地在拉丁美洲樹立了典範，也替長期因激烈社會衝突而不斷內耗的多數拉美國家一如哥倫比亞、厄瓜多、祕魯、巴西等一，提供了可資借鑑的解決之道。不過，智利如何在新自由主義體制和福利國家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又能兼顧國家的財政限制，是制憲大會在未來十二個月中所面對最嚴苛的課題，智利國民的政治智慧與素養，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註釋】

1. Victoria Dannemann. “Constituciones latinoamericanas: frecuente recambio y sello propio,” *Deutsche Welle*, Oct. 22, 2020, <<https://www.dw.com/es/constituciones-latinoamericanas-frecuente-recambio-y-sello-propio/a-55364607>>.
2. 關偉龍，〈回顧：淺談智利 2019 年社會動亂及影響〉，《南美僑報網》，2021 年 5 月 015 日，<http://www.br-cn.com/news/nm_news/20210515/167451.html>。
3. 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8* (Santiago de Chile, Naciones Unidas, 2019), p.31, <https://www.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44445/S1800772_mu.pdf>.
4.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8* (Santiago de Chile, Naciones Unidas, 2019), p.62,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4395/11/S1900051_es.pdf>.
5. 〈智利教育體制改革走向深入〉，《人民網》，2017 年 11 月 28 日，<<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17/1128/c1053-29671865.html>>。
6. “Protestas en Chile: Piñera pide perdón ‘por la falta de visió’ y anuncia una amplia agenda social de reformas,” *BBC News*, Oct. 23, 2019,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0148380>>.
7. 洪怡霖、許懿安報導，〈聯合國報告：智利過度武力鎮壓示威 軍警涉性暴力〉，《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14 日，<<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10003/獨立調查-聯合國報告-智利過度武力鎮壓示威-軍警涉性暴力>>。
8. “Protestas en Chile: Piñera pide perdón ‘por la falta de visió’ y anuncia una amplia agenda social de reformas,” *op. cit.*
9. Proceso Constituyente, Secretaría de Comunicaciones, *Gobierno de Chile*, <<https://www.gob.cl/procesoconstituyente/>>.
10. “El camino de Chile hacia una nueva Constitución, explicado paso a paso,” *Sputnik*, Oct. 26, 2020, <<https://mundo.sputniknews.com/america-latina/202010261093259800-el-camino-de-chile-hacia-una-nueva-constitucion-explicado-paso-a-paso/>>; “Proceso Constituyente,” *op. cit.*
11.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Estudio Nacional de Opinión Pública. Encuesta especial Covid*, Santiago de Chile, Apr. 29, 2021, <https://www.cepchile.cl/cep/site/docs/20210428/20210428203501/encuesta_especial_cep_abril2021.pdf>.

12. Elecciones de Convencionales Constituyentes Generales 2021, *Servicio Electoral de Chile*, <<https://www.servelecciones.cl/>>.
13. Elección de Diputados 2017, *Servicio Electoral de Chile*, <<https://historico.servel.cl/servel/app/index.php?r=EleccionesGenerico&id=215>>.
14. Elecciones de Convencionales Constituyentes Generales 2021, *op. cit.*
15. “Elecciones en Chile | ‘Será un país distinto’: 5 claves para entender los inéditos resultados,” *BBC News / Mundo*, May 17, 2021,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7140964>>.
16. Elecciones de Convencionales Constituyentes Generales 2021. *op. cit.*
17. “Elecciones en Chile | ‘Será un país distinto’ ...”, *op. cit.*
18. “Chile Elects Left-Leaning Assembly to Replace Dictatorship-Era Constitu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7,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le-elects-left-leaning-assembly-to-replace-dictatorship-era-constitution-11621270721>>.◆